



艺术 青岛

YI SHU QING DAO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协办



读茅奖作品，认识“第三位作家”

杨志军《雪山大地》研讨会青岛举行文学大时代如何当一个“普通读者”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研讨会现场。



本届茅奖，怎么读？

茅盾文学奖公布之后，青岛读者小谭在李沧区图书馆借到了《雪山大地》《宝水》以及10部入围茅奖小说之一《燕食记》，发现出乎意料的好看。

《燕食记》讲述了香港点心师傅的成长故事，美食、秘方、爱情与家国之思交织，美感体验层次丰富。

《宝水》讲述了女作家深入“宝水”小村住住的故事，女作家饱受失眠折磨，到了充满大粪发酵味道的村庄却睡着了，有机肥发酵的臭味、苦味、酸味渗出纸面，令读者印象深刻。小村里每个角色都有戏，都有或隐秘或浓烈的过往，读者像是走进了一个乡村版大观园。

《雪山大地》更是好看，“父亲”从一个汉族领导一步步变成了“强巴”，他把现代教育、商业文明带入了草原，自己也一步步被雪域高原的生活浸润，变成了雪山大地的亲儿子。独特风俗、爱情传奇、神奇动物配上雪域高原的壮丽风情，60万字的小说读起来飞快。

执教于中国海洋大学的文学博士段晓琳带着家人孩子一起看杨志军小说，《雪山大地》是普通读者也喜欢读的小说，非常好看。我家孩子同时读《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和《三江源的扎西德勒》，感动得泪流满面。

5部茅奖小说如何阅读？文学评论家、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奖新批评奖获得者李壮给出了“专业读者”的建议：“刘亮程的《本巴》是风格特别极端、想象力飞扬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一晚上读完了。《本巴》的故事信息量不大，是一个梦的结构，对于习惯传统故事阅读的读者来说就很难。它没有一个完整的架构，是超现实的逻辑。读者要么会很容易懂，要么就很难懂。”

“《雪山大地》和《宝水》更适合专业读者，它们非常绵密，时间和经验空间跨度非常宽。《雪山大地》写的是青海，它的故事空间在高原和城市间来回跳跃。宝水这么小的村庄，作家的显微镜不断放大，经验空间无限扩展，它不像网剧一个个悬念推着往前走，而是一个散点的写法，读者适应现代小说的动力机制才能读。”

“东西的《回响》非常特殊，它分为奇数章和偶数章两条线索，一条是精神线，不断挖掘情感潜意识，一条是现实线，一步步破解悬疑。阅读中如果遇到难点和缠绕的地方，读者可以跳出去，只读一条线。”

“《千里江山图》最好读。它讲的是谍战，同时呈现1930年代上海的城市面貌，故事里一群人互不认识，谁是地下党？谁是间谍？孙甘露在谍战的框架里放入先锋文学留下来的手法：多个线头指向同一事件，这有点像是余华《河边的错误》。”

作家师承，读者借鉴

细读茅奖获奖作品，追溯一个作家的师承，也是最有吸引力的文学话题之一。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青岛现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徐妍认为，《雪山大地》具有“史诗”的历史容量、思想分量，也有着“诗史”的句词结构和诗意表达。她指出，杨志军的创作有着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文学的深厚影响，也体现了1950年代生人的气质。

徐妍的观点与杨志军今年的阅读计划有着深度契合。杨志军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自己的阅读、重读有着深入的考量，“有些作家我读过不会再读，能重读的还是很古典的东西，影响我的有雨果、托尔斯泰、陀

思妥耶夫斯基，包括但丁和莎士比亚。从今年开始，我想重新阅读一些曾经影响到我的精神和写作的经典作品，比如说，我重读了《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复活》，现在正在阅读的是《静静的顿河》。年轻的时候是我学习他们，现在重读，回看他们的精神和写作如何影响我，同时我也想超越自己。这种阅读非常有价值，这些大师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时间告诉我：他们是真的文学高峰。”

随着文学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热映，观众重回上世纪90年代热血沸腾的文学现场，莫言、余华、贾平凹、梁鸿等展现了作家写作之外的B面。相较而言，近年来文学的声量更小，当茅盾文学奖颁奖礼以直播的形式出现，说明文学界正努力回到社会议题中心。

在评论家看来，文学史上的潮流已经基本穷尽了，中国如此，西方文学也是如此。李壮表示：“当下大家还是注重文字的表达形式、文学的叙事和抒情如何匹配我们更新的情感结构，这也是我们专业读者更关注的事情。而对于社会读者，任何时代他们关注的文学大致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如何写出我们的生活和情感。”

茅奖的“第六名”

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会从上百部长篇小说里挑出10部入围作品，最终颁给5部获奖者。《雪山大地》能够拿到最高票，也足以说明它的文学地位。对于热心读者来说，往往自己中意的小说并未获奖，不免有遗憾之感。五位作家获奖，第六名是谁？第六名的水平相较前五名有断崖式的下降吗？

在评论家李壮看来，遗憾本身也是文学奖的一部分。“四年里优秀作品不止是这5部，入围本身就说明很优秀。遗憾之感都会有，莫言获得茅奖作品是《蛙》，但是他更加知名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没有获奖。这种遗憾也是任何奖项不能避免的，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届诺奖提名者有托尔斯泰，然而，托尔斯泰没有获奖，而且，后来也没有。获奖者是法国作家苏利·普吕多姆，但是，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经隐去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没有获奖，这对作家自己和诺奖都是遗憾。我们希望最好的作家的最佳作品能够得奖，像是刘震云最好的小说就是《一句顶一万句》，他确实拿到了第八届茅奖了，而第七届的贾平凹凭借《秦腔》获茅奖，但是贾平凹更知名的作品也没有获奖。最受欢迎的作品没有获奖，这是任何评奖都难以避免的。”

在李嘉诚赞助下，茅盾文学奖奖金由5万提升至50万，也是中国文学奖的“重奖”。获奖作家在“如何花钱”方面缺乏写小说的想象力，是因为茅盾文学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奖金本身，获奖作品脱销、版税收益增加都是应有之义。同时，一个写作者从著名作家变成茅奖获得者，他的安定感和对生活需求的解决是非常充分的。

对茅奖获奖者来说，更大的挑战在于获奖后如何写出同样水准甚至更高水准的作品。杨志军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写作速度会放慢，会更加谨慎。诺贝尔文学奖前也有“诺奖魔咒”之说，不过，这个魔咒被马尔克斯打破了，他在获诺奖后写出了经典之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对此，李壮介绍，作家的创作精力有极限，尤其写长篇小说是一个耗费体力的过程，获奖者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不轻易写新作，同时也不愿意重复自己，想要在新的题材上实现突破。从第十届的徐则臣到第十一届的乔叶，已经有两位“70后”作家成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就是这样，新生代读者与新生代作家结伴，一起推开文学史的大门。

记者手记

直到海水变蓝

□米荆玉

我采访的第一个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是作家张炜。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读一本书，转述给另一个人，如果能完整展现这本书的魅力，就是通俗小说；如果不能，则是严肃文学。他附赠了一个例子：比如你把《射雕英雄传》讲给别人听。

文学大概就是在转述时丢失的东西。相对于明星采访，作家其实是更亲和的对象，你甚至可以问“我应该问你什么问题”。作家特别能理解“你没看过我的书”这件事，特别宽容。明星们大概不能理解“我其实没看过你的电影”。作家放在时代语境里预先原谅了读者，这个时代是视频时代、短视频时代，因而，一旦你读懂了，作家也不是特别开心：往往你的懂是懵懂，是误读。

读懂一个作家其实很难。比如，张炜的小说作品超过两千万字，这种绝望感是数量上的；也有是审美上的绝望，比如本届茅奖获奖小说《本巴》，故事里三个小孩活在幻想里，未出生的孩子当汗王，吃奶的孩子当将军，一个念头就可以杀敌，一壶奶茶就能让人瞬间老去……我本想去读完茅奖5部获奖小说，刘亮程的《本巴》击退了这种妄想。

其实，刘亮程也有特别明晰的细节，我忘不了他写的一个牧民游戏“托包克”。两个人彼此给对方一块羊骨头，无论什么时候对手玩家突然出现，如果你不能交出这块羊骨头，你就输给对方一只羊；能交出骨头，对方赔你一只羊。这个游戏最长可以约定玩60年。有位老兄40年输了50多只肥羊，对手会在他洗澡时从河里冒出来，割芦苇时从苇子里冒出来，更倒霉的是，有人不小心收了六块羊骨头，对手玩家却不见了，一辈子提心吊胆。

采访杨志军像是一场漫长的“托包克”，他的小说时而写隧道，时而写农民工，从藏獒到交响乐无所不包，作为读者和采访者往往被他逼在墙角，拿不出阅读的凭据来。他吃素，内向，交流起来又特别耿直。1977年，年轻记者杨志军被司机落在高原上，在藏族老奶奶的帐篷里借住了一个月，学会了骑马、打酥油、团牛粪。今年10月，获奖后的杨志军重返玉树州，跟着牧民们再次团牛粪、晒牛粪。评论家注意到《雪山大地》里大量的内心独白，后来发觉，这种丰富的表述方式是藏民的语言习惯。作家浸透在雪山大地里，小说从语言到内核都是自然流淌。

青岛是一个出作品的地方，迟子建在海大校园写完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第二稿，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杨志军在浮山脚下写出了《雪山大地》，获得了第十一届茅奖。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开头，“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余准”登场，拉开了这部技巧华丽的小说大幕。阅读可能是现代人唯一能独立完成的苦役，作为文学的原产地居民，我们有机会在古今中外的书写里畅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余华语）。